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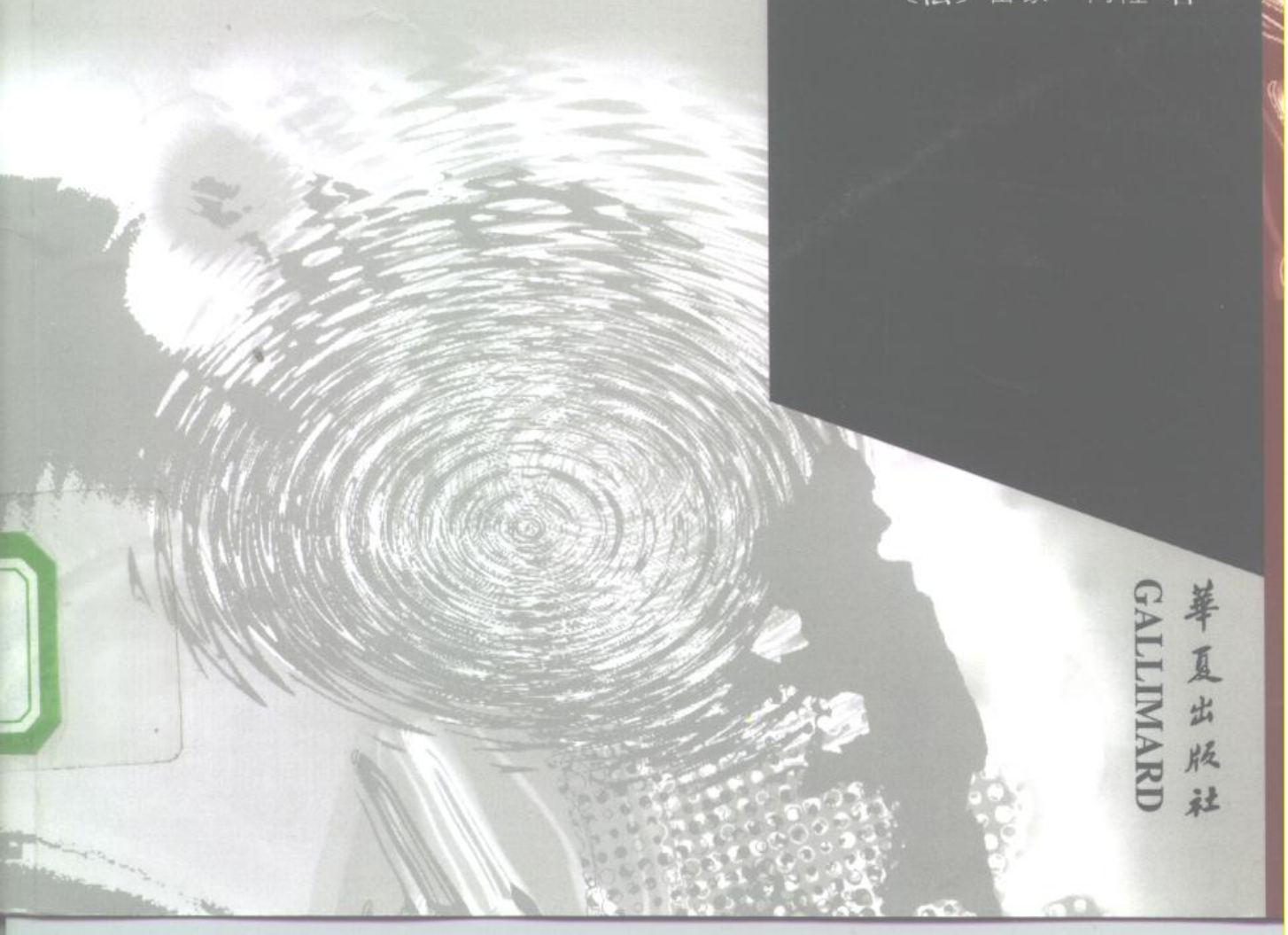
社会学主要思潮

les é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

〔法〕雷蒙·阿隆 著

GALLIMARD

华夏出版社



0103651

C91-091

1



201036510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

社会学主要思潮

les é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

〔法〕 Raymond Aron 著
葛智强 胡秉诚 王沪宁 译

中央社会主

图书

★ 藏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主要思潮/(法)阿隆著;葛智强等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9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
ISBN 7-5080-1962-8

I. 社… II. ①阿… ②葛… III. ①社会学-思潮-概论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2566 号

Raymond Aron: *Les é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作者 Raymond Aron 先生的女儿 Dominique Schnapper-Aron 女士授予华夏出版社, 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1999-0904 号

社会学主要思潮

[法] 雷蒙·阿隆 著

葛智强 胡秉诚 王沪宁 译

策 划: 刘 力 蔡 翔 刘淑兰

责任编辑: 蔡 翔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先锋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30×988 毫米 16 开

印 张: 28.5

字 数: 539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总 序

中国社会学自 1979 年中央决定予以恢复以来,已经 20 年过去了。当时中央决定恢复和重建中国的社会学学科,我想不仅仅是对于历史上“左”的东西“拨乱反正”,也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事业对于这个学科的实际需要。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的现状与发展有一个系统和科学的认识。社会学是一门注重调查研究,强调从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学科,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社会迅速变化发展的改革时代,社会学是大有用武之地的,社会学在中国应当有一个大发展。历史前进的步伐要求中国的社会学学科在理论、方法、具体专题上的研究能够跟得上我国实际社会的发展,而且应当在理论上、研究方法上、研究专题上都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改革开放 20 多年,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 12 亿人参与的伟大社会变革是社会学生长、发展的最肥沃的土壤,也应当结出社会学灿烂丰硕的果实。但是,坦率地说,我们所做的距离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

我曾经多次说过,一个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可能招之即来。80 年代初我说,在大学里办社会学系,一要教师,二要教材,即需要一批对课程内容十分熟悉的教师和一批高质量的教材。但是这个学科中断了近 30 年,解放前的教材许多都不适用了,过去从事过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一是年纪已大,二是多年改行,等于是完全重建一个学科。在这样的形势和条件下,作为起步阶段,我们 1980 年在北京开办了暑期社会学讲习班,请了一些国外的学者来讲课,后来又在南开大学举办了社会学培训班。这些培训活动为后来各地建系、建研究所打了一个基础。到了 80 年代中期以后,

有一批在国外学习社会学的留学生取得学位回国,加强了国内社会学的力量,也为中国社会学与国外学术界同行的交流与联系拓展了渠道。今天虽然在一些大学和社会科学院成立和发展了一批社会学系和研究所,培养了不少学生,也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社会学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们今天可以说仍然处在这个学科的重建过程之中,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头脑必须清醒,仍然需要坚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一步一个脚印地踏稳了前进。

在培养教师和编写教材方面,应当说这些年来大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些成绩是应当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交流,还很不充分;国外社会学界的最新动态,他们在理论思考方面的新探索,在社会调查中开拓的新课题和在研究中新做出的新成果,还不能够及时地反映到我们的教材中来。我们绝大多数教社会学课程的教师和学生,还做不到流畅地阅读外文原著。所以精心地选择一些在国外一流大学通用的、学术水平和思想深度公认比较优秀的教材,把它们翻译过来,洋为中用,提供给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做参考,以补充国内教材的不足,是目前阶段学科建设需要认真去做的一件事。

我去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提出了“补课”的问题,我自己带头重新阅读了一些经典的社会学教科书,写了一些读书札记一类的文章,也要求研究所的年轻教员和学生更认真地读书。我感觉,有些人的学术基础原来并没有打好,毕业后忙于做课题、写文章,但是写的东西读起来让人感到功底不够。我由此想到,今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帮助年轻人打好学术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建设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和一批优秀的课程。

最近一个时期,高等学校正在积极推动和深化体制改革。为了在 21 世纪建设成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在体制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学系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相互打通,这样可以使教学与科研结合得更好,得以把两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这对于学科建设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我希望今后北京大学在社会学教材与课程建设方面能够多发挥些作用,与其他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同志们一起,为教学质量

的提高和学科的长远发展共同努力。

华夏出版社积极于出版社会学的翻译教材,对于高校课程与教材建设应当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如何结合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教材和自己编著教材的现状,根据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专题领域教学工作的实际需求,大家共同商议,制定出一个计划,从国外社会学公认的优秀教材中仔细选择一些书,同时认真选择译者和校者,保证翻译质量,逐步分批推出,我相信这将对于我国社会学的教学工作和课程建设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这也是北京大学应当积极参与并努力做好的一项服务工作。

同时,社会学恢复有 20 年了,我希望我国学者自己在积累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能够陆续出版一批我们自己编写的、更加结合中国国情的优秀教材。逐步做到以我们自己的教材为主、翻译教材为辅,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学就会真正逐步成熟起来。21 世纪不会是一个平静的世纪,全球化增进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同时在相互碰撞中也隐藏着矛盾和冲突。我们需要了解其他社会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行为规则,也需要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精髓,逐步在比较研究中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与他人,真正做到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我想这应当是中国社会学者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可固步自封,也不可妄自菲薄。翻译国外的优秀社会学教材,是我们努力认识其他社会的制度与文化,并在认识他人的过程中达到认识自身的途径之一。

费孝通

1999 年 8 月 18 日

译者的话

社会学是一门以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的任务在于揭示存在于人类各历史阶段的各种社会形态的结构及其发展的过程和规律。19 世纪初，法国实证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首先提出这一学科的名称。自孔德开始，经过涂尔干、帕累托、韦伯，社会学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但是不同的理论流派往往各自强调某一因素对社会生活及其发展的作用，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都失之偏颇。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立，第一次为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根本性的观点、原理和方法，使社会学有了真正的科学基础。本书作者，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雷蒙·阿隆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西方的经验论社会学之间寻找“共同的东西”。他追根溯源，从社会学的创始人孟德斯鸠、孔德开始，分析研究了包括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七位社会学家的基本观点和主要著作，先后用了 12 年时间，写下了这部比较社会学著作：《社会学主要思潮》。

雷蒙·阿隆在书中所介绍、比较的七位社会学家，在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中都有过巨大的贡献。除孔德是众所周知的创始人外，涂尔干、韦伯等还是后来逐步形成和发展过来的社会学的分支，如宗教社会学、职业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的开拓者或奠基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率先把孟德斯鸠作为社会学的创始人来加以叙述，因为按照作者的观点，孟德斯鸠是“用古典哲学的方法，不断分析和比较各种政治制度，同时努力把握整个社会的各个部门，从中得出各种可变成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社会学家。

本书的写作特点是，先提出每位社会学家所处的时代特点，然后介绍他

们的主要著作,分析他们各自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作出社会学上的解释,在介绍和解释中适当进行比较。在分析介绍马克思时,作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学是伟大的”,马克思是“对社会作经济和政治分析的典范”,但与此同时,在一些重要方面对马克思的观点表示质疑。如,作者认为“马克思思想的主题是简单的,似明实晦的,可以引出种种解释,使人几乎没有把握作出选择”;又如在谈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贫困化时,作者认为:“马克思的模式很难说明贫困化……”等等。最后,作者站在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倡导“另一种社会主义”。他说:“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有另一种可能的形式,即在国家领导下的中央计划化……最完善的形式或许就是瑞典社会了。在这一形式下,人们可以看到私人企业和国营企业并存,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减少,令人愤慨的社会现象已经大部分消失。部分计划化、生产资料的混合所有制,所有这些都是在西方民主制度(即多党制、选举自由、思想和理论讨论自由)相辅相成的。”这些观点大多是作者在评介马克思的几部主要著作时提出的学术性探讨意见。我们相信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进行分析和研究,是能够从本书中大致看出西方社会学的体系的,这对系统地了解和研究西方社会学是有参考价值的。

本书篇幅较大,又兼本人在翻译过程中突染顽疾,多次住院治疗,致使翻译工作几度延宕。幸蒙虹口区业余大学胡秉诚、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王沪宁等同志通力协助,在百忙中参加了本书第二部分关于涂尔干、帕累托等章节及附录的翻译工作,谨此向上述诸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于1988年初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1年10月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在台印行。此次北京华夏出版社考虑到本书的学术价值,购得版权,决定再次印行出版。我们深信本书必然会引起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人士的关注。

本书全文由本人校阅,译文中错误及不妥之处,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葛智强

1999年8月30日

前言·····	1
---------	---

▲ 第一部分 创始人·····11

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	12
--------------------	----

政治理论·····	14
-----------	----

从政治理论到社会学·····	24
----------------	----

事实与价值·····	30
------------	----

可能的解释·····	36
------------	----

生平简介·····	41
-----------	----

注解·····	42
---------	----

奥古斯特·孔德·····	47
--------------	----

孔德思想的三个阶段·····	47
----------------	----

工业社会·····	53
-----------	----

社会学是一门人文科学·····	59
-----------------	----

人性和社会秩序·····	66
--------------	----

从哲学到宗教·····	73
-------------	----

生平简介·····	80
-----------	----

注解·····	82
---------	----

卡尔·马克思·····	91
-------------	----

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社会—经济分析·····	94
----------------------	----

《资本论》·····	101
------------	-----

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多种解释·····	110
-------------------	-----

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多种解释·····	120
社会学与经济学·····	127
结束语·····	133
生平简介·····	136
注解·····	138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147
民主与自由·····	148
美国的经验·····	152
法国的政治悲剧·····	159
民主社会的理想类型·····	167
生平简介·····	176
注解·····	178
社会学家和 1848 年革命·····	183
奥古斯特·孔德和 1848 年革命·····	184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和 1848 年革命·····	186
马克思和 1848 年革命·····	191
1848 年革命和第二共和国编年表·····	200
注解·····	202

▲ 第二部分 世纪之交的一代·····205

导言·····	206
埃米尔·涂尔干·····	213
《社会劳动分工论》(1893 年)·····	214
《自杀论》(1897 年)·····	221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 年)·····	232
《社会学方法论》(1895 年)·····	244
社会学和社会主义·····	252
社会学和哲学·····	263

生平简介·····	271
注解·····	272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274
非逻辑行为和科学·····	275
从表现到感情·····	283
剩遗物和派生物·····	289
社会学综合·····	302
科学与政治·····	315
有争议的著作·····	321
生平简介·····	326
注解·····	328
马克斯·韦伯·····	333
关于科学的理论·····	334
历史学和社会学·····	342
人类条件的矛盾·····	350
宗教社会学·····	354
《经济和社会》·····	369
韦伯,我们的同时代人·····	379
生平简介·····	384
注解·····	386
结论·····	392
注解·····	401
附录·····	404
英国的鉴赏家:奥古斯特·孔德和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404
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	423
马克斯·韦伯和实力政治·····	434

过去,科学曾经使人类精神摆脱了神学和玄学的控制。这种控制在人类懵懂时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接着便力图使懵懂时期无限制地延长下去。今天,科学应当或以自己的方法,或以自己在各方面的成果,决定社会理论的重新组织。将来,一旦系统化后,科学就将与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共存,永远成为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

——奥古斯特·孔德《实证政治体系》,
第四卷,附录第161页,《对科学
和科学家的哲学研究》(1825年)

我是在参加了几次国际社会学协会代表大会后,才想到写这本书,或者说应该写这些讲义(本书前身)的。自从苏联的同行们参加了这些大会以来,国际社会学协会代表大会就成了自称赞同上世纪的理论,并把这种理论的指导思想作为科学总结提出来的人。同时,协会也成为用现代的观察和实践方法,通过民意测验、提问和采访等手段进行调查,以及社会学家进行对话的唯一场所。该不该把熟知历史规律的苏联社会学家视作与西方社会学家一样,属于同一种科学职业的人,还是把他们看作是无法把科学从思想意识中区别出来的那种制度的牺牲者呢?这个制度把过了时的科学的残余——意识形态改头换面,使它成为国家的真理。只有抱着这种信念的人才继续把它称之为科学。

学者和教授们的这种对话,尤其是掺杂着历史—政治的对话使我极感兴趣。主要对话人通过各种途径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某些可以类比的结果。受马克思主义熏

陶的社会学家试图把各种现代社会置于整个历史进程中全面加以解释。资本主义像封建制度取代古老的经济那样,取代封建制度,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少数人先用奴隶制,后来用农奴制,今天则用工资手段攫取劳动群众的剩余价值,而明天,剩余价值将超越工资制,随着阶级对抗一起消失。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列举了五种生产方式,只有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种被苏联社会学家遗忘了。也许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争论将使苏联人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水力经济”的重要性,而西方社会学家早在几年前就已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人民中国比苏联更容易受到人们利用这种观念对它的批评。而苏联则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

马克思主义引用奥古斯特·孔德的论点,它的理论既包括社会动态学又包括社会静态学。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以社会结构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为基础的,而这些理论和分析,其本身则是建筑在一种通常称之为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的。

这种理论既是综合论的(或是总体论的)、历史论的,又是决定论的。与其他特定的社会科学相比,这种理论的特点是包罗万象,从社会的运动中把握各个社会,综述社会的各个方面,因而能大体上认识今天,也能预测未来。它宣告某种生产方式——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将要来临,因而既是进步的,又是决定论的,它从不怀疑未来的制度要比过去的制度优越:生产力的发展难道不就是变化的动力和进步的保证吗?

大部分西方社会学家,尤其是美国社会学家在世界代表大会上冷漠地听着这种简单化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单调的唠叨。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很少提到这种观点。他们无视社会和历史的规律,无视宏观社会学的规律。这种无视既表现为不懂得这些规律,又对之漠不关心。他们不相信这些规律就是真理,不相信科学的社会学能够形成并说明这些规律因而值得加以研究。

美国的社会学本质上是分析论和经验论的。它自1945年以来曾经对欧洲和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学研究和发展起过主导性的影响。这种社会学通过提问、采访等方式反复进行调查,以求弄清社会人或社会化了的人是怎样生活、怎样思考、怎样感受、怎样判断的。公民们在各种选举中是怎样投票的,在年龄、性别、居住地点、社会职业、收入水平、宗教等各种可变因素中,哪些因素会影响选举行为?候选人的宣传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决定或变更选举活动?在选举过程中选民改变主意的占多大比例?什么因素会使得选民在选举中改变主意?一个研究美国或法国总统选举的社会学家可能提出的就是这些问题,只有通过调查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再举一些诸如产业工人、农民、夫妻关系、广播和电视等例子是十分容易的,社会学家可能会向各种社会化了的个人、社会类别、稳固的或不稳固的团体提出各种问题,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也并不困难。进行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各种可变因素之间的关系,各种可变因素对这个或那个社会类别的行为所起的作用。社会学家不是先验地,而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划分实际存在的团体。这些团体或者有着共同的处

世办事方法,或者同属于一个价值观念体系,或者都有着希望内部稳定的倾向,亦即有着会引起外界相应反应的突然变化。

但是,这并不是说由于这种社会学是分析性的和经验论的,因而就只懂得个人、个人的志向和动机、感情和愿望。相反,这种社会学能够触及一些总体,或实际存在的团体,甚至一些潜在的阶级。但是即使是组成这些实体的成员也不知道其存在。确实,这种集体现实在人们看来是内在的,而不是超越人的认识的。在社会学家眼中,人总是社团化的,社团不止一个,整个社会就是由许许多多社团组成的

综合的、历史的社会学,实际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经验的、分析的社会学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社会志。这两种社会学的对立是滑稽可笑的。十年前我想写这本书的时候是这样,今天更是这样。但是由于对话和论战的必然结果所形成的各个学派在代表大会上却互相嘲笑着。

意识形态和社会志的对立,丝毫不排除社会学在苏联和美国所起的类似作用。社会学在这两个国家里都已不再是抨击的目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学不会在基本方面影响社会秩序,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承认国家和党的权力(或者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权力),而美国的分析社会学则默认了美国社会的准则。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革命的,因为它预示革命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后来,在苏联,救人于危急之中的革命已成过去,不再属于未来。马克思预料的决定性的突变终于发生了。自此之后,经过一个不可避免的、辩证的过程,事物从正面走向了反面。一种从革命愿望中诞生的社会学,随即就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服务。对马列主义政党没有掌握政权的社会来说,苏联的社会学确实保持了或自认为保持了革命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苏联是保守的,而在法国或美国则是革命的或者努力成为革命的。但是我们东方国家的同行们对没有发生过革命的国家认识甚差(十年前认识更差)。他们为环境所迫,对自己不能研究的国家持严峻的态度,而对自己的社会则表现出极度的宽容。

经验论的、分析性的美国社会学并不是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它很少自觉地、有意识地赞扬美国社会。在我看来,大部分美国社会学家是自由主义者(这是就该词在大西洋彼岸所含的意义来说的),他们中间民主党人多于共和党人,他们赞成社会变动,容纳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他们用美国人的观念和理想来抨击美国的现实,毫不犹豫地承认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病。这些弊病像神话中的七头蛇那样,暴露出来后,通过改革被克服或减轻了,第二天又大量地冒了出来。黑人应当有选举权,但是如果黑人青年找不到职业,那么这种权利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些黑人进了大学,但如果大部分黑人进的学校教学质量低劣,那么这种象征性之举又有什么意义呢?

总之,苏联社会学在对待自己的问题是保守的,但对别人的问题却是革命的。美国社会学家则在涉及自己的社会问题上改良主义的,而且在别国的问题上也是改良主义的,只是没有明说罢了。这两种社会的对立,在1966年已没有像在

1959年我参加那次世界代表大会时那么明显。从那时起,美国式的经验论的研究已在东欧日益增多,也许在匈牙利,特别是在波兰比在苏联更多。即使在苏联,就某些明显限定的问题进行大量的试验性的研究也有所发展。可以想像,不久的将来,在苏联也会出现一种总体上赞成、个体上有争议的两者的兼而有之的改良主义社会学。

总体上赞成、个体上有争议这两者的结合,在苏联要比在美国或西方国家更不容易做到,其原因有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比在美国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含蓄的意识形态学派更为明确。它使得苏联社会学家不能像美国政治制度下的社会学家那样在总体上赞成的同时又能自由地兼收民主思想。再者,个体上的批判要深入就必然会损害这种意识形态本身的有效性。因为这种有效性表明,人类历史上决定性的突变发生在1917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取得政权,实行生产手段国有化之时。如果在这次突变后,人类事务没有重大变化,仍按通常发展趋势持续下去,那么这种拯救人类于患难之中的革命理论又怎能得到捍卫?这里,我认为可以引用一下P. N. 费道雪夫和B. 巴伯两位教授在斯特雷扎代表大会上宣读报告后讲过的这样一段颇有讽刺意味的话:苏联的社会学家对自己社会的满意甚于对科学的满意,相反,美国的社会学家则对科学的满意甚于对他们社会的满意。

在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里,意识形态的和革命的影响,以及经验论的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根据不同情况都在时强时弱地同时起着作用。

在发达的国家里,尤其在西欧国家里,美国的社会学使社会学家“从革命走向改良”而不是“从改良走向革命”。在法国,革命的神话在一个时期里很有吸引力。但是由于采取经验论的方法,用分析的、部分的调查代替总体观察后,许多青年大学生已经逐步转而采取改良主义态度了。

但是,这种转变究竟是社会变革引起的,还是社会学实践所引起的,尚难确定。在西欧,革命已越来越不时兴了。经济的飞速增长,社会在这两代人之间可望越来越发展,这些都使普通的人不愿上街示威游行。再加上革命的政党是与一个外国强国有着联系的,这个强国为之提供效法的制度是一种越来越不注重建设的制度,所以革命热情衰退就不会令人惊奇了。如果千百万选民仍然对那个自称为代表革命希望的政党表示忠诚,那才令人迷惑不解了。

在欧洲和美国,马克思主义所称的那种批判的传统、综合和历史的社會学的传统并没有消失。美国的C. 赖特·米尔斯和赫伯特·马库斯、德国的T. W. 阿多诺、法国的L. 戈德曼,尽管他们的评论源自民粹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既反对T. 帕森斯著作中提到的那种形式的、反历史的理论,又反对局部的、经验的和特有的调查。主张这种调查的社会学家几乎遍布全球,他们想把这种调查当作一门科学形式理论和局部调查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不是不可分割的。许多实际上从事局部调查的社会学家对T. 帕森斯的伟大理论要么不予重视,要么持反对态度。帕森斯派社会学家也并不都热中于这种部分调查,因为数量众多、类别繁杂的调查不利于

集中和综合。事实上,不放弃对现秩序进行总的或全面抨击的、受马克思主义熏陶的社会学家,把形式理论和部分调查视为仇敌,但对这两者的融合并不担忧,因为即使这两者有朝一日在社会上和美国的社会学有所联系的话,这种联系既是不必要的又是不能持久的。

形式的或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早已被历史学派和经验论派所抛弃。这两派虽然都反对抽象的反历史的理论,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他们都各有自己的理论和历史。同样,反对帕森斯形式理论和没有理论的社会志的社会学派,通过各种途径,也有了自己的历史和理论,至少都有自己的概念和一般命题。不管这种概括性程度如何,在某些情况下,也能引出革命性的而不是改良主义的结论。经验社会学一旦为今天称之为不发达的国家所接受,就能揭露社会关系或宗教和道德传统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道路上造成的种种障碍。用美国方式形成的经验社会学,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得出只有革命的政权才能扫除这些障碍的结论。分析社会学发展的理论可以重新发现历史,这一点是很容易说明的,因为这种理论是一种形式化了的现代历史哲学。人们也能找到这种社会学的形式理论,因为对各种社会进行比较,需要有一整套概念,即今天社会学家称之为理论的东西。

七年前,当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在东欧社会学家们所描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学家们所奉行的经验论社会学之间是否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于是我就追根求源,对《历史社会学的伟大理论》(这是“大学资料中心”出版的两本讲义的题目)进行了研究,以求找到一个答案。但是读者在本书里是找不到我所企求得到的答案的,只能找到别的什么东西。如果会有答案的话,也只能在以后出版的书里找到,但是这本书现在还没有写出来。

当然,一开始我就倾向于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回答,但本书里出现的只是一个含含糊糊、难以明说的答案。在东方的马克思社会学和西方的帕森斯派社会学之间,在上世纪的伟大理论和今天的部分调查、经验调查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也可以说存在着某种持续性。怎么能够无视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之间,马克斯·韦伯和帕森斯之间,奥古斯特·孔德和涂尔干之间,涂尔干、马塞尔·莫斯和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之间的持续性呢?在某些方面,今天的社会学家显然是人们称之为前社会学家的继承者和接班人。使用“前社会学家”一词就可以看出我想进行的历史调查是有不少困难的。不管进行这种历史调查的对象是机构、民族还是科学学科,都应当先确定其范围以观察其发展变化。必要时法国或欧洲的历史学家可以采取一种简单的方法:地球上位于大西洋和乌拉尔之间的这块六角形的土地就是法国,就是欧洲。历史学家叙述的只是在这个空间内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历史学家从来没有用过这种简单的方法。法国和欧洲不是一个地理实体而是一个历史实体。它们都是由制度和思想(这种制度和思想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可以认识的)以及一块

土地所限定的。这个定义,是现在和过去交替的结果,是今天的法国和欧洲同启蒙时期或基督教国家时期的法国和欧洲比较的结果。只有能够把握每个时代的特点、各个时代的结局以及永恒现象的人才资格谈论历史,才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

如果这种历史调查的对象是一门科学、一门伪科学或类科学的话,那么困难就更大。社会学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社会学的创始人和鼻祖是谁?应当为社会学下什么样的定义?

我承认我为社会学下的定义是含糊不清的,但并不武断。社会学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更广泛的群体、阶级、民族、文化乃至人们通常所说的全部社会的宏观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这个定义的本身就足以说明要写出一部社会学史,指出社会学始于何地终于何处是多么不容易的了。理解一门科学的宗旨和它的社会目标,其方法是很多的。但是社会学是否有这种科学宗旨和社会目标呢?它是不是和这两种东西之一共存呢?

所有的社会都对自己有所认识。许多社会都曾经想对集体生活的某一个方面作出客观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我们看来是一部政治社会学的专著或者是对各种政治制度的分析比较。虽然《政治学》对家庭和经济结构作过分析,但它的核心仍是论述政治制度,论述对各级集体生活,尤其是对使人类社交活动得以实现的城市起指导作用的机构。把握社会的愿望就是社会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就这一点来说,孟德斯鸠比亚里士多德更应当作为社会学的创始人载入本书。反之,如果把科学宗旨看得比社会目标更为重要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可能与孟德斯鸠甚至与奥古斯特·孔德等量齐观了。

此外,现代社会学不仅源于上世纪的历史社会理论,而且还有其它来源,即行政统计资料、调查报告和凭经验的调查。保罗·拉扎尔斯费尔德^①和他的学生们曾经对现代社会学的这另一源泉作过多年的研究。我们有充分的论据说今天的经验和数量社会学应当更多地归功于勒·普莱和凯特莱,而不是归功于孟德斯鸠和奥古斯特·孔德。总之,东欧的教授自从不再局限于引用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发展规律,并开始通过统计、调查表和采访等手段察看苏联的现实的那一天起就转而赞成这种社会学了。

毋庸置疑,19世纪的社会学标志着人类思考自身行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社会学时而以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时而以一个总的实体,作为研究主题,它的性质是模棱两可的。它也表明社会学想与其他自然科学一样,成为一门独特的科学知识,即像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给人以掌握自然的力量,使人类把握自己的社会和历史。这种意愿虽然并不特别新颖,但由于它的坚决性而颇具特色。那么,这种知识为了成为一门科学该不该放弃综合性的包罗万象的历史社会学伟大理论的宏伟目标呢?

① 保罗·拉扎尔斯费尔德(Paul Lazarsfeld),美籍奥地利人,社会学家和统计学家 ——译者